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五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五

宋 洪适 撰

詞科習𥡴十一首

戒諭諸將撫循士卒詔

勅朕嗣有令緒躬履多虞披榛莽而立朝廷未濟艱難之業聽鼓鼙而思將帥有懷屯戍之勞比雖通兩國之和詎敢忘五兵之備邊城密邇政擊柝以相聞戎幕崎嶇亦暴衣而浸久慨此執戈之衆未知稅駕之期惟山

欽定四庫全書

林未息於馬牛致介冑尚生於蟣蝨風灑露沐日削月朘左親戚以相從舉室家而靡託興言至是軫念於中雖進元戎與參密議每虞裨將未體朕懷或狃故常罔加存撫廬舍弗矜其燥濕糗糧或失於時宜有乖挾纊之恩靡徇投醪之義繇今以往毋蹈厥初其同甘苦之情仰副軫懷之意未能按轡親巡細柳之營儻遂櫜弓即議闕　之賞勉圖報効共享升平

令監司舉廉吏詔

朕聞上古之治百僚師師盡瘁竭節罔不清修淳白以振乃職勵乃事是以教化興行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于今十有六年數詔有司務行廉白撫綏吾民將以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率以貪漁為常牟賊其民慢視厥職弗以經意而方絜之士飾躬自將挺然不徇流俗者又沉滯下僚壅於聞達薰蕕不同反罹詆毀部使者罔克聞知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國家少事繇役不興兵革不作而民多

貧困失職厥咎安在是廉吏不興而貪吏未去也部使者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哉夫部使者位尊責重所使為朕外臺之耳目也其各公乃心廣乃視聽歲舉所部廉吏一人上其功狀朕將識擢以風在位而律貪夫焉

令宗司舉賢宗子詔

勑朕猥以眇躬嗣承大業覿軫轄之象傷同姓之孤睽誦角弓之詩鑒前王而親睦思强王室廣用宗盟異枝冑之繁興為本根之庇蔭挺挺有祖風烈何獨僃聞顯

顯為世豪英豈無佳士爰舉先親之典每防踰戚之非
或剖竹分麾出畀朱轓之寄或垂纓戴縱進參紫橐之
聯尚虞或抑於下僚未克盡躋於顯仕昔周家致治毛
原迭位於公卿唐室多材程石繼登於鼎鉉曷於今日
有媿前朝夫踈遠鰥生尚能謀國豈神明貴胄不可亢
宗凡我懿親宜遵明詔雖行有九德惟知人之固難其
歲貢二人則進賢而必賞益思汲引以副旌求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誥

勑分職以倡九牧周實重於列卿掌選而主三銓唐尤
高於文部迺朝廷之貴秩須識量之名臣朕得其人使
率其屬具官某剛方簡任公正無私謙謙有君子之風
蹇蹇勵王臣之操學通墳索酌道德之淵源才冠等夷
游文章之林府久騫禁密夙首憲司嫉惡如讎觸邪罔
避白黑分於轂下中外畏其筆端豺當路而不問狐狸
王綱大振獸在原而莫采藜藿國勢愈尊爰升常伯之
聯俾典天官之務其考覈於流品無殺混於賢愚盡革

頽綱一清選部山岳動而州縣皆震威已並於思謙瑩
庫擢而門閥不遺美無專於辛術往服朕命是惟汝能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實録賜宴表

史述信書昭揭先猷之盛恩霑邇列式均嘉宴之私仰
佩寵榮深感涕中謝恭以徽宗皇帝文周經緯道合
希夷禮樂粲然復興刑罰措而不用垂裳平治邁三代
之英風脱屣崇高躡二皇之遐武於鑠岩廊之美有光
竹帛之傳中偶兵戈蕩為埃燼爰極網羅之力遂臻纂

緝之成事不一書誅奸諛於既死言非虛美質鬼神而無疑豈期法酒之陳迺及素餐之列撫存若此報稱謂何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情篤孝思德先仁政克濟中興之業能昭下武之功揭大訓以麗天方切羮牆之感賁殊恩如湛露遂加柱石之微臣等獲際昌期浸登顯仕有頒其首既膺魚藻之歡惟既厥心少竭鹽梅之報

代宰臣賀收復河南州縣表

善師不陳初無攘狄之勞文德誕敷坐受歸疆之請一

人有慶四海交懽中賀竊以炎正中微適際阽危之運朔庭南牧肆行刼掠之葘凌犯中原薦食上國惟昊穹之悔禍致勍敵之乞盟狼子野心葢自舞干之格神州赤縣遂無血刃之勞王綱所加車書同道宣王復文武之土永固洪基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旄倪鼓舞宇宙廓清恭惟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勇智天錫懷禁暴安民之志捐窮兵黷武之心闕朝本聖人以天下為度干戈載戢大凝復古之勛師徒不勤自

獲和戎之福事載竹帛功光祖宗臣等猥以庸材叨居近弼一心盡節獲聞五利之謀再拜奉觴願上萬年之壽

代宰臣賀正旦雪表

三徵更始正王道之大端六出飛花兆年豐之嘉慶自近及遠式舞且歌中賀竊以葭律移灰方陬月棣通之際椒花獻頌正洪禧萃聚之時蓋聖人之德無加則天瑞應誠而至葵心向日方瞻鳳歷之頒柳絮因風已發

兎園之詠雜軒墀之玉砌成宮闕之瑶臺實一人有慶之符示百穀用成之應良史直筆已書尺地之珍太師陳詩行播千倉之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履端於始與物為春惟盛德上合於天故圜穹不愛其道既頌聲之並作致協氣以横流七政齊於璿璣有合璧連珠之瑞四時和為玉燭無鳴條破塊之災故茲五穀之精降此一歲之始臣濫司台柄獲覩休祥爕理陰陽大懼絲毫之亡補勤勞稼穡行觀廩庾以皆盈仰望龍顔徒深鼇

抃庚肩吾謝歷啟拂琯移灰識榷衡之有度

代皇子謝明堂加恩表

展采合宮克達明禋之薦均釐宣室遽叨惠術之頒遜避莫從震驚罔措中謝竊以聖人饗帝式虔報本之誠孝子事親必極寧神之奉亶哲王之稽古嚴烈考以配天吉既卜於秋辛禮遂行於陽館用薦一人之馨德聿來四表之歡心咸造在庭獲覩彌文之講並受其福誕需大澤之流臣襲慶星潢騈暉寶萼勉飭溫良之行愧

無岐嶷之資建旐設旄節擁雙城之貴剖符錫壤爵超五等之崇逮茲熙事之成復冐寵章之及爰田加厚圭賦增腴拜賜甚榮撫躬知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帝德克享天心比及三年屬有宗祧之事錫厥五福故使子孫無忘致此明綸被於弱植臣敢不祗承徽數益迪令猷學禮學詩恪謹過庭之訓惟忠惟孝誓堅衛社之心

代普安郡王謝賜第表

奉藩王室將從外邸之安築第神京遽拜大君之貺俯
惟虛受內積愧懷中謝竊以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
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未聞弱植之微臣獨庇
中都之大厦是惟隆典有掩前修臣德陋中和器慚奇
頴出從外傅粗讀河間之書入侍嚴宸曾乏東平之善
荷龍光之俯逮顧駑鈍以難任渠門赤旂已峻將壇之
拜元冕朱紱更兼王爵之封豈期十札之頒遽奉一區
之賜敞高閎於吉壤分清禁之餘光乃寢乃興遂偃仰

棲遲之樂既怡既懌無囂塵湫隘之虞豈惟拜命之㤝

幪固且隆基於久大茲盖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睦族義

重隆親胡不佽焉鑒獨行於杕杜式相好矣歌攸芋於

斯干故茲宫室之成特壯根本之輔臣敢不仰銘睿德

益勵臣衷夏屋渠渠每念滿盈之戒小心翼翼誓堅忠

孝之誠

代邊將謝賜春衣表

聖主疇勞載錫春成之服戎亭拜命咸叨天賜之恩稽

首歡呼省躬感厲中謝竊以楚人挾纊彰拊循士卒之能漢祖解衣得駕馭英雄之術蓋君之視臣尚思於足體則下之報上當務於捐軀洪惟清朝高視前古既九月舉授衣之典復三春施賜帛之仁駐輦聞詩常有及時之喜與袍同澤深懲偕作之非遂致無庸亦霑大賚玆蓋伏遇皇帝陛下握乾立極乘震當陽服光武之大冠久玆得衆愛韓貽之弊袴必以旌功方陽律之始回念征夫之在遠爰出有司之幣以為公子之裘萬里乘

邊未著七擒之績十行頒札遂膺一襲之恩拜况甚優論疇何有臣敢不書紳佩德斂衽思忠揭竿為旗誓奮犀渠之勇何戈與祋庶逃鵜翼之譏

代狀元以下謝賜中庸篇表

禮經貽訓載先儒明道之言宸翰摛華貢新進服膺之寵仰拜楓庭之况蔚為桂籍之光展誦兢惶珍藏榮耀中謝切以道淪彫喪學昧中庸知者過之望門庭而莫造小人反是納陷穽以奚知或甲汚仍甚陋之途而矯

激肆至高之行惟顔氏擇乎而弗失得窮仲尼之言至

荀卿語焉而不詳遂墮子輿之業雖道之不行已久幸

天之未喪於斯洪惟熙朝特興絶學葢百世俟聖人之

作致諸儒識君子之歸恭惟皇帝陛下廣大精微聰明

聖智得執中之一貫是傳之湯用好問之兩端斯以爲

舜達治國九經之義知修身三德之原乃睠甄生未明

奥旨述天聖甚盛之舉采子思不刋之經徒載空言炳

若日星之著特形妙墨粲然雲漢之垂俾之勉强而行

庶或從容而中臣等幸逢治世濫擢儒科可以終身行之永佩一編之戒不能朞月守也益懲前轍之非

漢靈旗銘

漢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相吕嘉賊其王及漢使者其秋天子遣伏波將軍愽德出桂陽樓船將軍僕出豫章戈船將軍嚴下瀨將軍甲出零陵馳義侯遺出牂柯合其衆十萬㑹番禺以討之仍以兵事禱于泰一以壯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命曰靈旗太史奉之以指

所伐明年春遂滅南越披其地為九郡始用樂舞塞于
祠上覼其師行若破竹一舉凱旋雖廟堂制勝將士奮
力所致然非得陰相安能成功若此其速宜有銘章紀
神之休敢為之言曰

武有七德禁暴為先兵以義出獲眷皇乾招搖在上閶
之先古我武惟揚當假陰助赫赫漢室六葉惟武越夷
不賓敢肆螳斧皇命伏波耀我天戈皇禱泰壇壯荆揭
幡是為靈旗繪斗登龍兩曜旁列三星為鋒太史奉之

以指所伐九夷賓將遠殄於越蠢爾小醜衆叛親離烈烈王師上天祐之尋陑失險石門陷陣一舉覆亡地析九郡惟泰元尊助茲有道惟聖天子蕩彼凶暴洪頣所指莫我敢當題芳千古宜有銘章

蓮花漏銘

仁宗皇帝御宇之八載龍圖閣待制臣肅上蓮花漏法琢石為壺刻木為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暨百刻分布晝夜成四十八箭為壺以貯其水有烏以注

之有秤以平之有荷以承之水至刻盈則箭與蓮心適平司辰者拱而謹視以揆景測辰雖風雨晦明靡有差忒時司天官以其法雖符古漏而日躔進退頗與黄道不合至景祐元年測驗無爽始作而用之夫日往月來寒暑推移以之成歲而考測盈縮辨察昏旦非假器物則無以仰窺神道此挈壺氏之所以作也而季世失官詩人興刺茲有國之先務今肅以創物之智作為新漏世服其精臣操筆在庭不敢拑默謹摭其事而銘之曰

莫神於天靈機淵奥扶光動華望舒登曜晝夜推移時
積歲成聖人揆測挈壺逌興季嗣不綱法制淪亡聚㯳
失次擊㦸乖常於皇昌代連珠合壁疇人庀官鳯氏司
歷聖主當陽業業諏治昧旦丕顯夜分乃寐有臣曰肅
創法來獻琢石成壺刻木為箭髙卑殊級洪殺次陳靈
烏挹注芳荷吐吞微若縈𧕚捷於激電忽往倏來鬼沒
神變登刻盈時水浮矢飛司辰凝目雞人告期晷景長
短風雨晦明罔逃揆度靡失虧贏制符造化貽則垂憲

億萬斯年鑄芳金篆

晉白虎尊銘

晉孝武皇帝䝉三世之遺烈爰革魏正肇建丕業正月之吉大朝會乃能端本謹始思有以來忠諫而興治道遂設白虎尊於庭文武百辟有能獻直言者則發尊飲之誠得君子居正之義而合先王思治之意矣故當斯時有若劉毅裴楷之徒率皆仇然獻替無有忌諱傳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晉武得之其英風佳躅宜有銘詩

而史逸其傳敢為之銘曰

攝提革歲萬物更始哲王履端體元思治於皇晉武八
堯啟祚奬剗當塗基荒典午經綸肇造政具文修朝圖
夕惟懼其瑕尤濟濟春朝駿奔羣辟拖紫紆青編星拱
極皇軫宸慮謹始端本厲節導言使之思奮迺設厥尊
迺斟厥酒其形伊何坤維摯獸其獸伊何藜藿之守迺
飲厥直迺醻厥忠其飲伊何沃心匪躬其沃伊何格非
迪聰天子居正虛襟來諍卒歲圖終德胡不盛文武在

列肅然改容褒一勸百節胡不忠有慾必繩有過必除無舌之柑無言之訣漢觴上壽第講朝儀杜舉存名徒戒前非懿範佳躅自我作古於萬斯年銘詩可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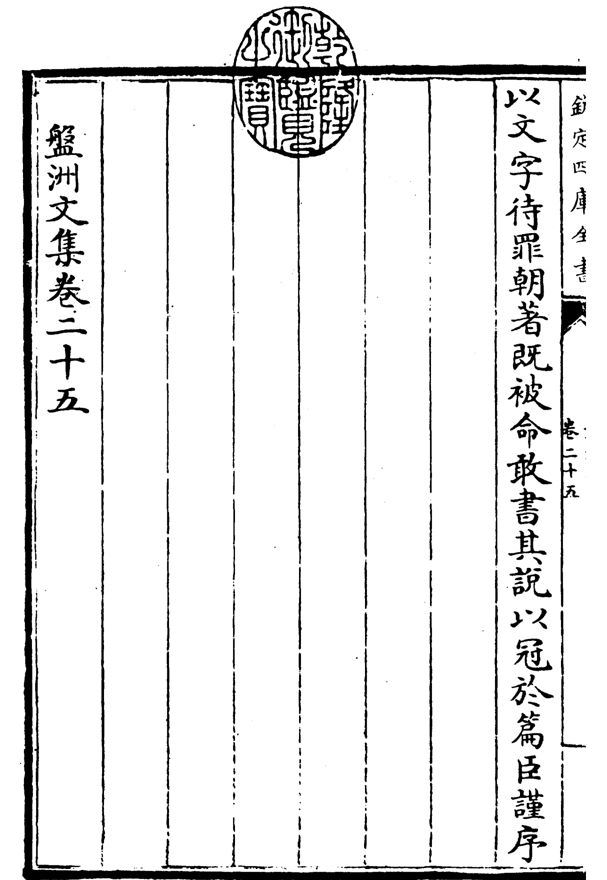
皇宋玉牒序

紹興十一年十月宗正臣大受言宋受天命聖聖相承親宗咸族遠肩堯舜三代之隆典仁厚之行享維城之安緜二百年宗寺舊書所掌有四頃厄兵戎鞠為炎埃陛下比命蒐訪雖總圖籙屬籍為一書而玉牒實與時

政紀起居注相為表裏獨闕不存非所以篤叙糾合垂
憲萬世者也臣愚欲望裒掇逸遺討論舊制以正昭穆
以壯本支備中興之盛典臣不勝狗馬心惟陛下裁擇
制曰可仍令相臣董其事書成有旨命臣序之臣聞傳
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故親睦九族聖人以為盛帝之
極治周人親親則有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
掌邦國之志以奠繫世漢興首仍秦制宗正官而歲上
其籍於朝至唐而建寺設官玉牒屬籍各有司存其事

愈詳矣宋有天下傳禪相授於今十帝枝胄扶疎瓜瓞
緜衍自至道中始修玉牒掌帝籍皇族昭穆之序仍命
刑部郎泊編屬籍書至咸平中臣安易修成屬籍三十
卷祥符中臣世長言唐李衢以玉牒與史册並驅因名
皇唐玉牒遂詔以皇宋玉牒為名且建堂于寺而仙源
積慶圖宗藩慶緒録則每歲元日獻而納諸龍圖天章
寶文閣建炎之役舉不復有皇帝中興益嚴家法以化
天下凝旒岩廊慨然以天枝玉葉蕩無紀錄乃博求而

總緝之俯從議臣之請而四書備備甚盛德也臣切惟
我宋之治敦宗宗明親賢並建所以尉薦教勅之莫不
備至而戚屬感奮咸能自厲若騊駼之俊材辟疆之清
淨歆向之學問平之賢峴勉曰石之材德為宗室標的
者驅漢駕唐而七國八王驕奢湛佚之患寂未之有璇
源蕃衍既有圖籙而雍睦之政嘉言懿範與夫宗英事
業可以鳴徽無窮尚闕而未著是書之成可謂備矣彼
誦葛藟之詩形斗粟之謡者得無媿哉臣材學荒陋幸



以文字待罪朝著既被命敢書其説以冠於篇臣謹序

盤洲文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王錡
謄録監生臣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盤洲文集卷二十六

宋 洪适 撰

詞科習槀二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臣靖等言臣聞王旅徂征逺問弗賓之罪天戈所指果收困敵之功威震百蠻歡傾率土恭惟皇帝陛下兆基開業經武緯文致治庶乎成康課功賢於湯武風灑露沐掃姦慝以廓清天蓋地容躋生靈於仁壽惷爾突厥

鼇然朔方倚父兄之餘資輕國家之新造黄金載道莫
充谿壑之求鳴鏑揚塵屢肆蠆蜂之毒由宸衷之布德
冀邊壘之銷兵姑遲票騎之師爰議奉春之策而盟寒
忘義衆集懷貪方走聘車已負天山之誓未乾口血復寒
渭水之盟援我賊臣涉乎王略屢加侵軼欲事窺覦覆
載不容神明所殛臣仰承睿筭遠震天誅十萬之師六
道並進蹈壘屠城而莫我敢遏艾旗斬將而所向無前
馬邑潛行定襄夜入酋豪鳥散部落麏驚疑精兵傾國

而來謂智將從天而下葢戎人輕而無整怒螳不及當車而兵機速則為神震霆不使掩耳尚守妖穴退逃鐵山詐引領以求生欲磨牙而恣螫旗靡轍亂方謀三窟以庇身士飽馬騰不可一日而縱敵復將萬騎進逼陰山俘其帳千餘以隨去其牙七里乃覺疊羅施賊之孽子旋即生擒義成主賊之逆徒亦遂死獲其餘聚落盡投戈請命衿甲迎降而頡利不為牽羊銜璧之思尚作畫虵添足之計已令貔虎必取鯨鯢旋頭失明既一請

於氛祲朔風不競方大布於陽和威烈所加書契亡有此蓋上穹助順列聖儲休成兹不世之功允謂非常之慶坐明堂而獻壽行持萬歲之觴作彝器以銘功永紀一人之烈

唐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復京師露布

臣晟等言名位不同既君臣之素定神器有命豈智力之可求故粢棁不任於棟梁而燕雀焉知於鴻鵠苟闇

奸於天位實自速於邦刑簡策所書古今恭貫共惟皇帝陛下聰明英武篤實輝光化民以躬為政以德優繇亮直賢哲萃於朝廷總攬權綱威令伸於藩屏樂歲享金穰之慶康時臻玉燭之和蠢爾逆臣忘夫大德六旄導節五分重鎮之權四履疏封兩峻真王之冊所以輕捐於名器欲其圖報於朝廷奈鴟梟之悖逆相承而豺虎之貪殘難革罔竭惓惓之節居懷鞅鞅之心世濟厥凶其父已臣於安史家傳不軌乃昆復亂於盧龍倡淫

人變起於京都致源休詭稱於符命遂憑叛黨輒起厲階䝟紳笏而襲冕旒固已沐猴而冠逼乘輿而驚輦轂敢磨窫窳之牙盜環之惡則所不可言裂冕之情而至於此極忍肆滔天之罪輕為填海之謀毒貫堪輿怨貽宗廟萬方憤發莫不疾首而痛心九服嚻騰盡欲寢皮而食肉臣自聞國難祇奉詔音即投袂以興師遂厲鞬而就道雖闔門之遭縶何以家為念滅賊以報恩維其時矣百舍一息王事寧勞三令五申兵威已振共抵慼

宫之掌欲然董卓之臍始以狐軍而屯渭橋雖能斷其
首尾彼之重兵方聚苑内要當披其腹心遂會奉天行
營副元帥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
可孤等商祕計於幄中出奇兵於麾下憤一夫之射月
致萬乘之蒙塵使之乘此時以建功勲戒以誅元凶而
取富貴皆聞言而雪泣思賈勇以風飛即日啟行尅期
同集移大軍於光泰門外築疊壘於米倉村前螳臂既張
遣廷芬而出戰狼心甚熾攻華壁之方堅遂命兵詵整

衆以當鋒復令李演督兵而救急蒙虎皮而直犯被鶴
膝以爭馳兩軍相鏖終日大獲轍亂旗靡方蔽野以横
尸兵盡矢窮遂棄門而夜哭羣帥宣威而氣倍衆師席
勝以鼓行彼雖延命於須臾我必乘機而撲殄遂使王
似將騎兵而前進復令萬頃率步卒以偕行中夜以開
苑牆先登而拔賊柵朱旗絳日高鋒彗雲殺人之易若
刈菅迎刃而勢如破竹擒段誠於伏莽心膂既亡敗令
言若摧枯爪牙已挫尚思拒轍未悟傾巢謂宮城萬雉

之可居以武庫五兵之足恃欲為帝耳陣方布於蘄西其如予何兵已臨於新室伏羸師而見擊收餘燼以復來百騎自馳十戰皆北生靈既已鼓舞乾坤於是清寧盡掃妖氛徑趨中禁逆酋漏網輕騎竄蒿㫄塹師弁但聽有聲之馬陰陵路失漫嗟不逝之騅已馳追躡之兵行有俘囚之日王家再造覩父老之來迎鍾簴不移幸寢園之如故臣濫陪台鼎獲總戎旃不令劇盜之訖平致使屬車之再狩免冠伏地敢逃失職之辜負斧狗朝

請正辱君之罪限拘軍事未副愚誠謹先布於捷書庶
仰寛於聖慮

唐淮西行營宣慰處置使克蔡州露布

臣度等言雪霜雷電皇天申震耀之威斧鉞甲兵盛世
赫誅鋤之怒蓋禁暴除亂有不得已者故陳師鞠旅由
是而生焉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神武内有撥
亂之志姦宄繼平再獲受命之符紀綱大振九夷通道
三務成功强藩旋踵以就誅悍將革心而效順風行夏

蜀淸數路之妖氛霆擊李盧累積年之腥德田洪正舉
宗而向闕張茂昭掃地以歸朝獨是蔡人素為戎首偶
三朝之含貸致四紀之逋誅養稂莠以不薅豢虎狼而
弗拂未暇膏之鼎鑊尚冀少悛然其帶我金犀罔思所
報自視猶如羌狄不復知有朝廷包藏禍心謂一隅之
足恃參會凶德已二闕之難知託脣齒於平盧倚腹心
於董質刃交宰輔闕結爪牙突奮臂以一呼遂放兵而
四刼反形已具我伐用張世濟其凶固罪盈而惡稔天

降之咎蓋運疹而祚殫八紘俟其然臍萬夫為之切齒
臣恭承宸命出勞戎行誓滅賊以還朝乃奮身而督戰
三軍既拊咸如挾纊之温羣旅爭先莫不投袂而起命
文通道古擣其腹背委重裔公武鯁其喉牙既謀主之
卷擒致堅城之繼陷尚哀餘燼輒拒大邦賴光顔洄
曲之師而李愬席吳房之勝乃出秘計潛蹈賊區率九
千人自文城而疾馳行六十里至張柴而少息即偃師
而治吾鞍鎧復遣卒以斷彼橋梁冐風雪以宵行出其

不意擊鵝鸛而聲亂晏然無知遂坎墉以先登得發關而直入凶儔散潰弃兵仗以星奔狡虜震驚訝官軍之天降猛獸將擒而尚憑空穴孤雛欲死而徒護危巢猶鞠衆以登陴敢嬰鋒而接刃勢無繇而竄雉計方出於牽羊將執而歸於京師使大者陳諸原野念脅從之罔治不戮一人喜災害之不生永清四海茲蓋陛下法天立道與神為謀破萬口之雷同振六師而電掃皆由宸斷成此偉功臣濫預良圖獲戡大憝受俘而獻太廟于

以慰在天之靈闕至而告藁街庶幾示為臣之戒

唐伊麗道行軍大總管擒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露布

臣定方等言蠢兹小醜背我殊恩嘉壽稱觴嘗拜解衣之賜瑶池刻印叨立戟之榮輒嘯逋逃欲萌侵軼曾

聖主廣含容之徳遣使人馳慰撫之詞地接笮駹文漫勞於諭蜀性同盤瓠聲肯變於吠堯取咄陸以建牙冠

廷州而犯塞失二句六師初道於金山一戰即梟於處本

降獨禄而先聲已振溥曳啞而鋭氣方張意其膽落以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裒十姓蜂屯之衆當萬人虎怒之威輒舒翼以旁張蕺磨牙而恣螫遂令步卒據高而列陣親率勁騎直北以布營妖鋒三遇而皆殲神旅七擒而莫遏乘其踣籍肆厥剪除都搭大酋既檮喉而漂鹵俟斤五弩旋泥首以投戈乃遣嗣業趨邪川以追奔獨與雅相提降兵而踵後賴風雪蔽天之助相雲祲兼日而行既破竹以無前尚寢薪而不悟遂連彌射直抵

金牙彼方獵野以偷生我乃麾軍而縱擊渠魁震讋度
伊麗以潛逃凶醜分犁舉達干而大潰方茲逋竄遽就
係縲臣已申畫疆圻修嚴亭障釋餘萌以示不殺之武
收露胔以昭無外之仁鏤靈山而梁孫原列壤已窮於
西海舋温禺而染尸逐獻俘行告於昭陵臣無任云云

唐京城東北西行營都統復京師露布

臣克用等言逆賊黄巢者綠林戾氣白梃餓夫斬木揭
竿嘯仙芝而首禍蒙盾負羽涉河南以弄兵蹈藉武江

淮虜劉我閩越所過靡不殘滅其鋒莫敢誰何毒貫蒼旻凶焰幾周於諸夏亂纒紫極妖氛遂鞠於上京致鑾輅之蒙塵舉衣冠而掃地惡逆之極古今所無雖身具五刑未足償生靈之憤况畿方千里豈久容凶孽之蟠道嵐州以行師營沙苑而布壘揮刃即戢於黄埃揚旌進逼於乾阬既合許蒲易定之兵奮其武怒敢率趙向王林之衆逆我顔行俄大獲於梁田即分屯於渭北師既勇而素堅鬬志賊屢挫而陰有遁謀因乘攜貳之時

共竭分犁之策繼鏖零口復拔華城乃遣揚守宗提勁卒以前驅仍率白志遷董利兵而先進幸三戰俱殲於逆黨故諸軍爭賈於英威震呼動天罔遏靈旗之鋭僵仆蔽野尚餘踦屨之逃遂披光泰之門直造昇陽之殿游魂既遠怪終夜之有聲噍類猶存恨餘風之末殄

唐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京露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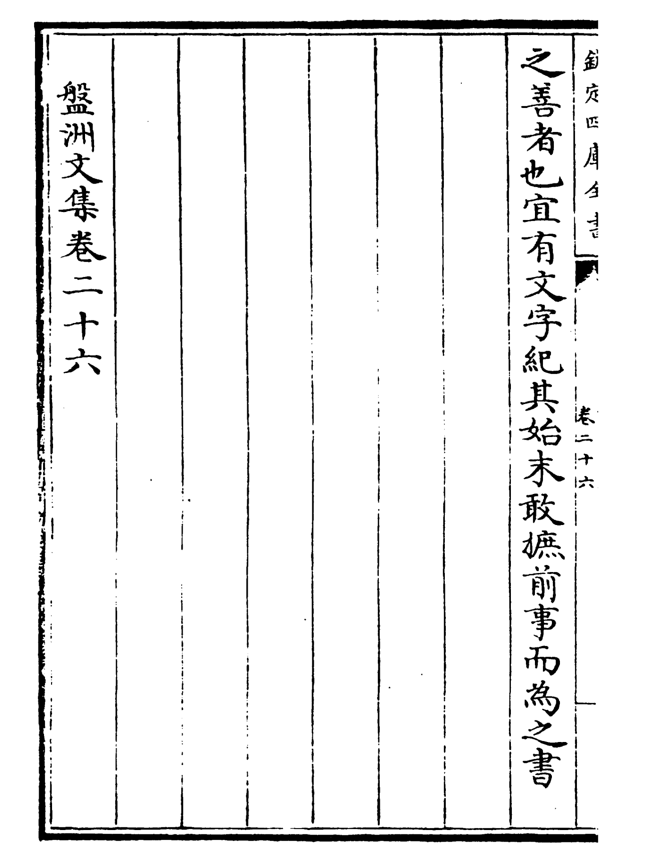
臣适等言云云合蕃漢十餘萬之衆馳鬬陜數百里而來分兵既拔於懷州整衆即臨於横水王師嚴靜既威

稜凜若雷風凶徒震驚始憂懼形諸顏色尚作護巢之
計方憑堅壁之强遂遣僕固陳西原以扼其前因命曰
統並南山以繚其左表裏由是夾擊殺傷亦幾相當謂
其束手以來歸乃敢埋根而決戰賴朝恩攢矢以注射
俄馬璘奪盾以先馳勢若枯摧正交鋒而鏖戰視其轍
亂遂乘銳以鼓行方折馘大克於老子祠而積骸已平
於尚書谷渠魁霧散淮壖之鶴唳堪驚逆壘風清楚幕
之烏聲甚樂 闕

漢五屬國記

漢自白登之役匈奴憑其强狃其勝悍然有呑幷中國心歷五世無歲不有狄師漢之為邦亦且弱矣孝武奮然遣將遐征旌旃之所指及滌地無類單于始慴息不敢南望且怒昆邪王居西方不能禦王師欲召誅之昆邪於是始有來降謀大將息得其使以聞天子遣將軍去病將兵迎之以其衆四萬餘人度河來歸旣至長安以漯陰萬户封其王而盡侯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迺

於張掖燉煌武威金城酒泉郡地置五屬國分處其衆郡置一都尉治之復擇明習外國事者一人為典屬國時元狩之二年也夫聖人所以制四裔處以大公至正之道不為之震怒而興師六月之伐亦有不得已者至慕義而頓顙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未嘗欲正朔加其國而禮樂政敎被其人也其肯内而戚之耶武帝於昆邪之降乃能因其故俗存其國號雖屬朝廷而處之塞外内使降　忘而得其驩心外可以扞禦寇侮可謂策



之善者也宜有文字紀其始末敢摭前事而為之書

盤洲文集卷二十六

盤洲文集卷二十七

宋 洪适 撰

進卷一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保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 闕 行營留守制

門下奉瓊關以均休久賴謀猷之助佩麟符而居守有嚴節制之權睠中外之無殊宜寵光之特異迺峻齋壇

之拜仍參宰軸之華恊以剛辰孚於羣聽具官某行高

而德鉅材全而器周尊所聞而高明養其氣以剛大負

博極羣書之學而抗之以識緼度越諸子之才而持之

以謙蚤踐禁塗越登揆路盡瘁事國苟公家之利無不

為正色立朝以天下之重而自任備嘗險阻蔚有名聲

懇辭勦相之勞勉循燕間之請通班書殿嘉素志之甚

高進讀經筵顧遠圖之未究惟秣陵之沃壤乃今日之

陪京襟帶江淮控扼吳楚龍蟠虎踞列山川形勢之雄

箕張翼舒揔師旅屯營之衆付茲重寄得我宗臣盡節

琱戈開茅津之鉅鎮衮衣繡黼視槐位之多儀用昭柱

石之隆式昇藩維之重於戲賜旗纛而刻命載加栒邑

之章守管籥而擅名其企鄫侯之迹往凝報効奚竢訓

詞

雄武軍節度使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除

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十國為連懋著价藩之績九命作伯載陞帥閫之

雄視亞保以參華肅元戎而增重肆加褒律庸諗治朝
具官某謀蘊沉深資函剛果自策名而委贄惟竭節以
忘家扣楫誓江志欲清於邊祲援枹臨敵勇常冠於戎
行頃授鉞於秦川俾總戎於蜀道屢騰捷奏夙振隼容
國士無雙隱若長城之捍戰功第一毅然鋭將之風朝
廷倚重以無虞夷狄畏威而遐遁宜加徽數用答鴻勲
夏篆介圭聯新班於左棘琱戈鋮柲易要地於中條加
衍爰田陪崇真食於戲授西討之遠畧朕方有法於漢

光奏北伐之膚公汝其聿追於南仲無使六月之雅獨歌三代之時徃究乃心以若予訓

御史中丞除禮部尚書誥

勑中執法任耳目之寄所以彈糾士大夫使蹈忠信廉直之域大宗伯掌邦國之禮所以辨上下定名分而嚴堂陛之勢分職雖殊而尊君肅臣其揆一也以爾具官某踐履公正節操剛方久居憲臺中立不倚繩擊姦邪罔不震聾譬望寔之茂隱然在人今春官闕長疇咨遐服

無以易汝昔李勉𠞰悍將而唐室知朝廷之尊叔孫通制緜蕞而漢祖知皇帝之貴朕之所以命汝者蓋將創儀立制以隆主威而勵臣節豈特鐘鼓玉帛云乎哉往哉汝諧嗣有褒擢

給事中除翰林學士詔

勑禁闥持荷夙重從臣之選鑾坡視草尤艱内相之求非直諒多聞不足以備咨詢非温厚爾雅不足以當論譔久虛此位令得偉才具官某智識通明器資紘博考

其師友漸游夏之淵源發為文章麗卿雲之黼黻蚤徊翔於邇列闕比擢夕郎浸更歲籥黃扉論事繼批敕之高風青瑣陳猷罄沃心之讜議朕當國步紛紜而多故欲王言鼓動於羣情扶杖老民思見漢文之德化流涕武卒感奮奉天之制書冀得若人以宣朕意僉云汝可其代予言當使明綸聳四海九州之聽庶幾與義追三盤五誥之文汝其勉之以永終譽

戒守令勸農詔

勑朕以寡昧獲保宗廟遭時屯棘戎事未寧江浙荆淮之間瘡痍猶未瘳也宿兵百萬調度資糧非農無以給之重困吾民莫斯為甚而州縣之吏勸劭不力末技游食背本趨末者尚衆惕然以思靡皇朝夕兾得良吏以宣德意故甞明詔大臣舉任縣令者親擢郡守臨軒勞遣道民之詔無歲無之比年以來吏偷弗虔慢視民事歲小不康則下有饑色道殣相望恭其脂膏而莫之省憂豈朕之不德訓之有未至耶抑吏狃故習不可遽革

耶夫為人師帥而田野不闢桑麻不殖戶口滋耗獄訟浸繁是師帥不賢而主德不宣也朕將何所賴為繼自今其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亂爾有政毋以朕言為牆壁虛文則汝之職時亦有無窮之聞尚或勿念勿庸惟汝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朕言不再汝其聽之

仲夏賜諸路恤刑詔

勅朕猥以眇躬嗣有丕業永念愚民之衆輕扞文法之中雖畫地為牢必使之無訟故吞舟之網寧失於不經

情每軫於向隅志欲期於安堵盡除苛禁已破觚而斲
琱尚恐有司或吹毛而次骨適臨中夏爰舉舊章惟炎
日之如焚在圜扉而良苦搒笞火烈逮繫株連或罹瘐
死之悲殊損好生之德肆頒明詔申告庶邦惟唐虞之
畫衣冠民無犯者成康之空囹圄朕甚慕之爾其欽哉
惟刑謹乃出令仰副哀矜之旨奉行寛大之書夫五刑
之屬三千非先王之得已而一歲之獄數萬稽前訓而
可懲咨爾有僚咸體朕意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皇帝實錄賜獎諭詔表

事錄先朝甫逮一篇之奏寵形溫詔蔚為三館之光拜賜兢慚撫躬感幸中謝竊以徽宗皇帝席榮華之旦乘富有之基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制禮作樂用文治平隆儒術以大興省刑章而幾措規模宏遠縣九閏以憂勤號令坦明垂百王之模範方佇倉梧之返俄成谷口之游將欲鋪張日新之雋功形容天縱之盛德必得蹇蹇諤諤之士與遷董而比良庶幾渾渾灝灝之書追夏商

而並駕中偶兵戈之厄蕩然圖策之亡採摭舊聞惟綱羅之匪易搜裒遺籍極煨燼以兼收爰命有司共成大典臣等識乖五例用之三長正次王而王次春未達發端之旨事繫日而日繫月麤殫紀實之勞方茲首帙之告成遽沐十行而稱善榮冠翠綾之列思踰華袞之褒自揆庸虛曷圖稱塞茲葢伏遇皇帝陛下昭思來孝適駿有聲誦堯之言罙切羹牆之慕纂禹之緒欲光竹帛之傳俾汗簡以圖終乃出綸而示勸臣等敢不佩服睿

訓細尋帝謨絶筆可期敢自延於白首垂紳罔報誓將盡於赤心

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

錫壤南交獲嗣承於家緒拜章北闕敢虔奉於國珍退慚不腆之儀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九隆後裔六詔支流踰嶺海以來賓縣漢唐而不絶永平懷遠始開龍尾之疆天寶疏恩爰錫馬頭之器會聖明之在御擧道德以遭容弗以遐遺許之内屬幸藩方之世襲惟忠

節以家傳久習華風屢沾睿澤適際首祧之始謹修任
土之誠恭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布深仁而
旁暨耀神武以外揚風雨順時知中國之有聖夷蠻効
職聞盛德以皆臣仰睇前旒之蔽明願削左衽而蒙化
臣國小而偪道阻且長雖陪九譯之重莫遂五原之款
長安在望誓堅葵藿之傾楛矢雖微少致蘋蘩之獻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尚書兵部臣石等言臣聞師克在和故宣威而罔敵戎

輕不整雖用衆以奚為徒誇涿野之强自取昆陽之敗
以寡致勝在昔罕聞恭惟皇帝陛下纘渡江一馬之宏
基宅御天六龍之寶位登庸賢德總攬威權乾符坤珍
寢底金行之盛星珠月璧已臻玉燭之調蠢彼氐酋汚
吾帝闕嘯良家之惡少惑白虜之甘言狃代凉燕蜀之
能掃巴漢幽并之聚獨決亂華之斷困虞犯歲之殃固
敗是求不亡何待臣謹與冠軍將軍元輔國將軍琰等
祇承聖畧躬履戎行暴衣露冠思狥國家之急鍛甲摩

劒誓清凶孽之塵三令而軍法已明一鼓而人心共奮
謂其束身而自遁乃敢攘臂以相持方虎踞於項城即
蜂屯於洛澗遂遣闕 以精卒前邁旣馘梁成而逆濤
始驚士卒莫不爭先水陸由是繼進君臣落膽皆疑草
木於公山將帥齊心共挫犬羊於淝水因設謀而遣使
俾移陣以濟師天誘其衷虜墮吾計俄主帥夷傷而大
衂故部落竄散以無遺鶴唳風聲訝王師之已至草行
露宿瞻闕壘之相望雖已收尸而築京尚阻漆頭而為

器臣等夙膺閫寄偶殄寇鋒屬强氐百六之秋遽爲戎

首致勁卒八千之衆有此武功折衝寔本於朝謀助順

亦資于陰相奉觴漢殿願歌明主之休挂旆天山行豁

神州之境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奉

露布以聞

唐闗内兵馬副元帥復京師露布

尚書兵部臣子儀等言臣聞戎醜憑陵敢長驅而犯順

天威震耀果不陣以成功葢帝王羽衛之所臨豈蕃部

戈矛之可據未遑接刃皆已曳兵宗社將安幅員共快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寛厚徽柔懿恭拔賢哲以當朝振
紀綱而御宇治兵討賊隆勲業於兩京繼體承祧奉烝
嘗于九廟蠢兹羌種雄于西陲旋逝即來初不知於信
誓既摧忽起惟獨喜于戰爭蓋由中朝方幸於内寧故
釋遠方以為之外懼乍臣乍叛屢殘畝於華人弗慮弗
圖久逋逃於天討薦興兵革盡取河湟初蝗聚于神州
即鴟張於帝闕倚涇州之叛將敢肆姦謀迫邠邸之皇

孫致奸大位上天旣已震怒率土皆欲分犁臣揆閑方
事於枕戈鬭難即思於齒劒人惟求舊旣復建於鼓旗
國爾忘家即廣裒於車騎緣兵權之旣解集部曲以惟
艱孤鋒方頓於咸陽凶焰已臨於渭水得張知節合軍
而少振屯上洛郡簡兵以大蒐而星孛紫垣飈回赤縣
候四望之陿雖知蠆尾之無能留七盤之軍政恐豚臑
之尚捍遂遣長孫緒出藍田而覩勢仍令第五琦攝京
兆以偕行擊鼓讙山若雷霆之方震張旗紿敵雖草木

以皆驚賴仲卿渡滻水以揚先聲而王甫譟苑中以為内應酋豪落膽意大軍之已來種聚奔頭盡中宵而潛潰臣既出師以追醜類即入城而撫遺氓惟府庫蕭然一空獨宮闕儼如其故室家相慶牛酒爭持幸皇祚之既寧喜官儀之復見貔貅遠逐長狄行覩於擒戈雖兕既逃尸逐少稽於染血兹蓋高穹之所眷佑列聖之所憑依成兹卻敵之勲不俟交兵之力刻忠而著金石慚無汗馬之勞清道以迎乘輿實切回鑾之望臣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唐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河北招討採訪使移清河諸郡討安祿山檄

天寶十五載二月某日戶部侍郎平原郡太守河北招討採訪使真卿移清河博平諸郡太守蓋聞食土之毛既已莫非臣子儋人之爵毋寧坐視冠㒀敢布心腹之辭共竭股肱之力我國家受天明命卜世過於商周享國百年致治追於文景高祖肇基大業太宗翦雄摩兇

我皇帝厚德格於上天深仁被於綿宇而賊臣安禄山
者犬羊餘噍螻蟻餓俘荷三道之重權積十齡之異志
忘推食解衣之德奮裂冠毀冕之謀鳴鏑揚塵蹂北土
萬里之地長戈指闕守太微五帝之庭僭擬乘輿汚穢
宫禁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滌瑕不足神
人共怒天地靡容真卿世受皇恩身膺郡寄誓捐軀而
効死不與賊以俱生增陴浚隍爲日已久蒐乘補卒固
敵是求勵平原之兵已多多而益辦仰清河之粟更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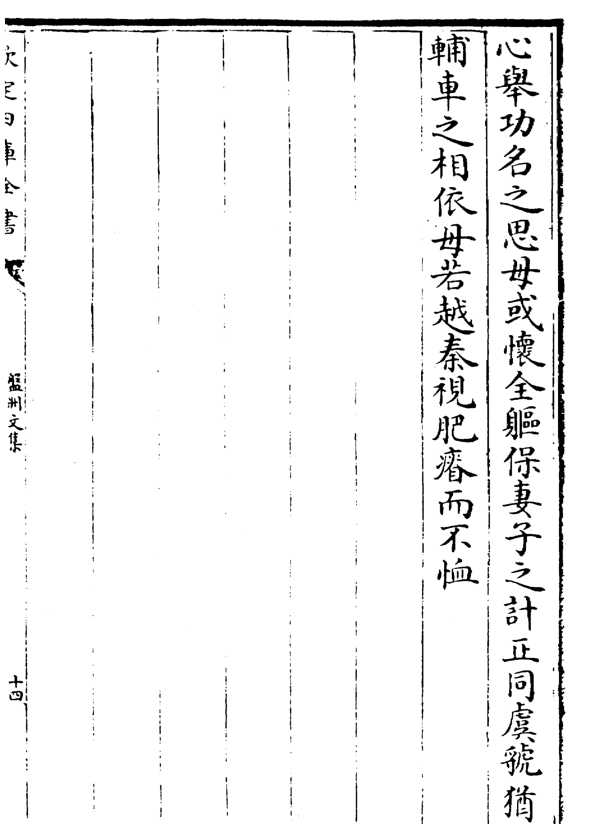
陳而相因英雄皆投石之才驍銳有成林之衆以此制
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王侯華胄師帥
重權方當此揺蜂毒以長驅豈不能聞雞鳴而起舞宜
各陳其師旅以共濟於國家或搤其吭或斷其臂或趨
汲鄴以潰其胷腹或徇河洛以鯁其喉牙師兹西向之
鋒制其北走之路同濟非常之業式隆再造之勲義士
忠臣各協乃力皇天后土實眷此行毋懷恤緯之心遂
失投機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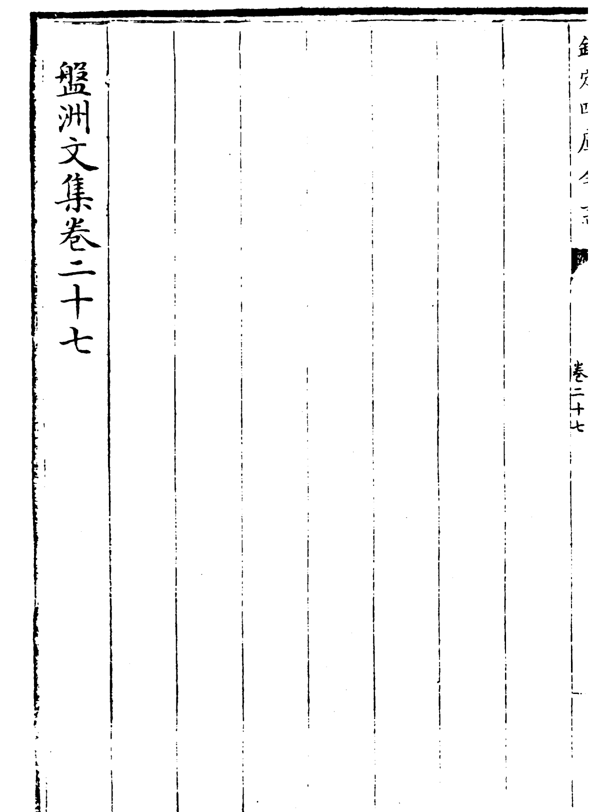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採訪處置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其告浙東浙西淮南青州濠州救睢陽檄

至德二載八月某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採訪處置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告浙東節度使李君浙西節度使司空君淮南節度使高君青州節度使鄧君濠州刺史閭丘君夫夷凶靖難事實在於人臣救患分災職莫先於侯伯方旂壘外當於剿盜宜近

藩各舉於助兵是興糾合之言式濟艱難之急惟國家
升平之既久故干戈朽鈍而不支丁零攘臂以長驅甲
士奉頭而皆北狐鳴帝里鴟峙神州皇圖如累卵之危
大駕有蒙塵之役獨張金吾拔雍丘之衆同許中丞守
睢陽之城志在本朝誓粉身而縻骨氣吞逆賊常嚼齒
以穿齦而尹子奇將同羅之逆儔合楊朝宗收寧陵之
餘燼交戰未嘗虛日合圍迨且經年獨沮妖鋒遂區潰
於梁宋能嬰危堞獲遮蔽於江淮雖奮羸起病以相持

奈鞠頑梟凶而孔熾援師既絶無蚍蜉蟻子之一來軍食已窮至雀鼠馬羣之皆罄惟是孤危之極在乎頃刻之間儻堅壁之不能遂横行而莫遏繄此一邦之勝敗實為諸道之安危脣既亡則齒必寒皮不存則毛安傅當軫恤鄰之念咸堅報國之忠幕府無樽俎之竒謀玷機衡之重任寵分竮節建大將之鼓旗遠奉虎符發精兵於郡國公等十連分閫千騎長人或専淮浙之權或佩青濠之寄想枕戈之久矣聞傳檄而欣然要當同


心舉功名之思毋或懷全軀保妻子之計亞同虞虢猶
輔車之相依毋若越秦視肥瘠而不恤



盤洲文集卷二十七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宋　洪适　撰

進卷二

漢雲臺功臣記

漢世祖皇帝荷天人之符龍飛白水誅翦姦雄不數年而得天下雖高祖文景之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帝之廟謨雄斷足以再造王家然鋤纇夷荒非得爪牙股肱之助亦誰與共成豐功也哉究觀斯時有若鄧禹寇恂

吳漢耿弇之徒凡二十有八人皆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中興之業偉績鴻勲光被簡冊至顯宗紹述追念先烈乃以永平三年圖其象於南宫之雲臺又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繼之惟馬援以椒房懿戚抑而不與以此知其選矣夫昔者明王之所以御其臣也欲其蹈危履艱竭節赴功必有勸之之道而不在乎高爵厚禄葢爵禄所及第能榮其身溫其家而不足以激勸後人故刻名鍾鼎紀績旂常書之司勲藏在盟府所以褒勲顯

德莫不備至而使來者悅夫有功見知歆豔企慕思奮功名之會慶賞不加而人自知勸雲臺之舉不惟崇德報功使其聲名暴白於億萬世以示先朝得人之盛而彰夫佐命興王皆間世偉人蓋將使忠臣義士瞻其容貌而想其風采景仰榮耀願踵後塵所以激英風而動義槩真得先王之要道矣臺在蘭臺阿閣之間西漢之所築云

唐籌詩邊樓記

唐以兵革定天下而四夷莫不臣妾中葉搶攘吐蕃南詔侵犯疆埸自韋臯帥蜀始生屬階至杜元穎時遂長驅深入蹂躪千里繼以郭釗病弗事事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鞠為盜區斯民惕惕日有左衽椎結之虞太和四年贊皇公自兵部侍郎鄭滑節度使來鎮茲土坐席未煖慨然懷憂國制敵之心思俾一方之人仰父俯子而遂有生之樂迺卜勝塏鳩工建樓而以籌邊揭之凡南道山川險要與南詔相入者圖之

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部落之衆寡餽餉之遠邇纖悉曲折皆在目中登臨籌度朝夕於是嘻賛皇之設心如此哉夫天下之事成於思而敗於不能思善料敵者方無事時坐於帷幄優游夷愉從容談笑迺能長慮却顧無頃刻食息不凝思於胷次敵之强弱詭詐率皆判然先知一旦機會適來則臨事應變若印劵契鑰皆出素料彼雖變偽百出恃吾有以應之未嘗一墮其計苟當其閒暇時樂宴安而忽遠圖忘敵人之可懼恬然

未始軫慮及機變生則倉猝淩遽無所措其手足其為成敗利害豈不較然明甚若贊皇公可謂知此矣玆樓既成仍召老於軍旅習於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雖走卒蠻隸遇之亡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間皆若身涉敵之情偽盡皆知之故能玩敵股掌之上使螻蟻餘噍拑舌頓喙不能一肆其毒卒之二邊震懼南詔還俘吐蕃歸疆嗚呼使閫寄者皆如贊皇之設心則甲兵之間焉得至於廟堂閒哉

御書六韜兵法賛

臣竊惟皇天厭五季之亂乃命太祖皇帝拯生靈塗炭

而太宗皇帝以天錫神武佐右聖兄鋤暴芟荒一駕而

平潞再矢而克揚三揖而納荊潭四指而得川蜀五征

而戡定江南既踐帝位南致閩粤數十州之地北俘并

汾二十九年之寇薄海内外悉臣悉妾萬機之暇獨以

翰墨文章自娱雖插矢弢弓而居安之備亦不少弛雍

熙四年召北面諸將田重進潘美崔翰及殿前劉延翰

對于便殿訪以禦戎備邊之策因取六韜兵法將有五才十過之說筆以賜之使之昭然識為將之術知勇智仁信忠之可以法而輕死好利怯懦急緩之可以戒朝誦夕惟起居造次必思而踐行之其所以訓敕臣下之道可謂善矣臣以儒名家幸以文字待罪于朝其敢自以蕪陋為辭謹拜手稽首而賛之曰

皇矣藝祖混一四方於鑠太宗翊賛龍驤五季㟁沸虎踞蛟憑旦粟我馬夕犂其庭稂莠既薅薄海臣妾

威憺遐荒水慓陸讋居安慮危罔弛厥備精柬虎士防邊宿衛皇帝曰咨咨爾重進爾翰爾美實司分閫咨爾延翰實長六軍訪之邊策悖懼莫陳帝謂六韜聖賢所作十過五才為將要畧爰御翰墨寵加錫賚諸將稽首榮此恩霈聖人馭臣誨之有道良將戴君強勉允蹈欲教孫吳徒有斯語賜之漢紀復非親御惟是奎畫超踰古昔小臣賛揚以詫千億

漢麒麟閣名臣圖賛

漢中宗皇帝承孝昭之緒中興帝室左右前後莫非忠良之臣委質奮庸共凝雋功當是時大則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小則技巧工匠各精其能内則朝廷清明民俗阜安外則氈罽酋豪屈膝殿陛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選其臣有功德而知名當世者十有一人題其官爵法其形貌於未央宫之麒麟閣于以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使瞻仰之者勵忠孝之節而激功名之心甚盛舉也宜有宿學鉅儒賛揚厥美而史氏無傳謹追書之曰

炎正七葉天啟英主受命中興畢張治具虎嘯風冽龍
興雲騰翠固洪業實惟股肱宗臣霍侯元勲鮮儔定萬
世策比迹伊周富平温良宿衛著名番番龍雒功埒濯
嬰營平善謀遂克先零髙平提衡聲聞赫然博陽同心
衆職修理建平寛裕明法練事陽成謹厚表儀宗室少
府醖藉進蘇儒術太傅堂堂社稷之傑屬國精忠虜使
猶劣猗與異人輩出昌代峩峩華閣以次圖繪黄霸于
張仰企後塵山甫方召並揚清芬義士瞻想奮發感厲

姦臣顧盼膽落心悖聖主賢臣千載一時泚筆作賛表而出之

漢赤伏符頌

漢高皇帝以赤帝之子提干將斬蛇澤中實啟受命之符推之五行協于火德歷二百十有四年而賊臣扛鼎天未厭漢乃命世祖再造王室更始三年諸將請登尊位而帝固避弗從先是天鳳中帝嘗至長安受尚書於盧江許子威至是而同舍生頴川彊華奉赤伏符以獻

諸將以為符命昭然萬里合應不可久曠遂以其年之六月践祚鄗邑改元建武起拜王梁為大司空用讖文也漢業復炎卜年二百而赤伏誠中興之符宜有歌頌刻之金石以傳不朽而史闕焉謹追書之曰

漢受天命承堯之運斷蛇著符龍飛沛郡赤熾禽歇朱旗舉奉協于火德為天下君祚戹中葉𤰈移賊臣皇乾眷佑復開真人誕生濟陽赤光照室嘉禾得名龜兆告吉吉夢維何乘龍上天王迹維何火光赫然佳氣鬱葱

伯阿所望裒是靈眖皆炎德祥披剪荆棘整齊乾坤
將拜手請登至尊有臣曰華奉符來謁惟我真王名應
圖讖四七之際火實主之系隆我漢非君而誰爰即高
邑踐阼建元王室再造如障狂瀾氛蕩八紘烽銷四鄙
黔首更生仰父俯子猗歟赤符實啟中興敢紹吉甫作
為頌聲

唐神功破陣樂頌

唐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武德二年劉武周用宋

金剛之謀連鋒突厥拔介州殺石州刺史敗裴寂入太原掃搖關中髙祖太宗禦之栢壁天戈所指莫不摧折明年遂平河東武周奔于虜爰即軍中作破陣樂以志武功之盛及魏正褚亮輩更製歌辭曰七德舞後更名曰神功破陣樂凡歲旦冬至大朝會則與九功舞同奏於戲唐以兵定天下而茲寔武樂傳之子孫以示王業所由而頌聲闕焉敢為之辭曰

古今命唐正域四方掃舊布新長彗流光亂結隋抄姦

雄紛擾如虎憑山如蛇纏道赫赫太宗聖武神功干將莫耶疇克嬰鋒薛黎其荒鄭隕其強夏氏纍俘魏人納降遏矣武周藉助凶儔怒其萌芽大陽是仇乃鞠王師驅熊率羆天戈一指顛踣流離爰製樂章蹈厲發揚以志武德子孫無忘辭摛魏褚七德命舞表裼驚咍民觀如堵龍墀大朝星拱羣僚樂奏其間上下和調聞諸古昨功成作樂韶夏英莖於昭景鑠唐室之興定亂以兵兹樂之成王業惟明被之管絃其辭弗傳作此頌焉何

千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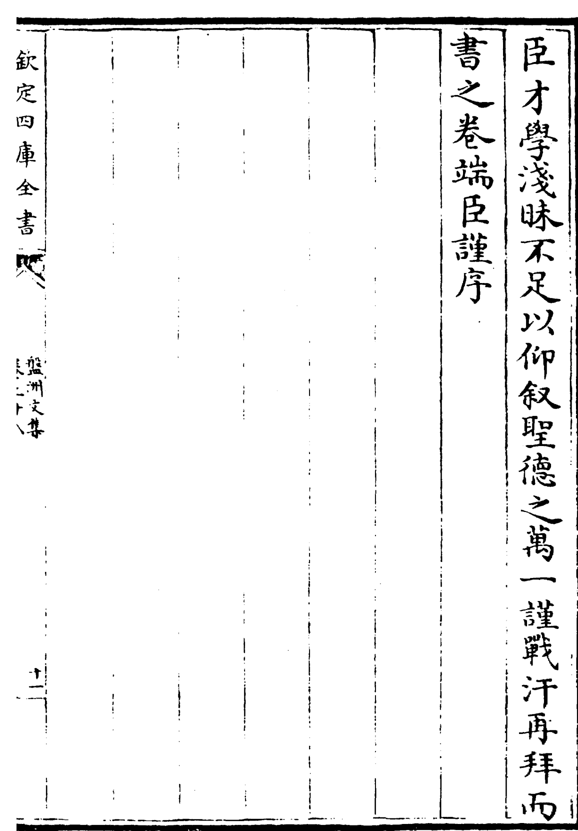
兩朝寶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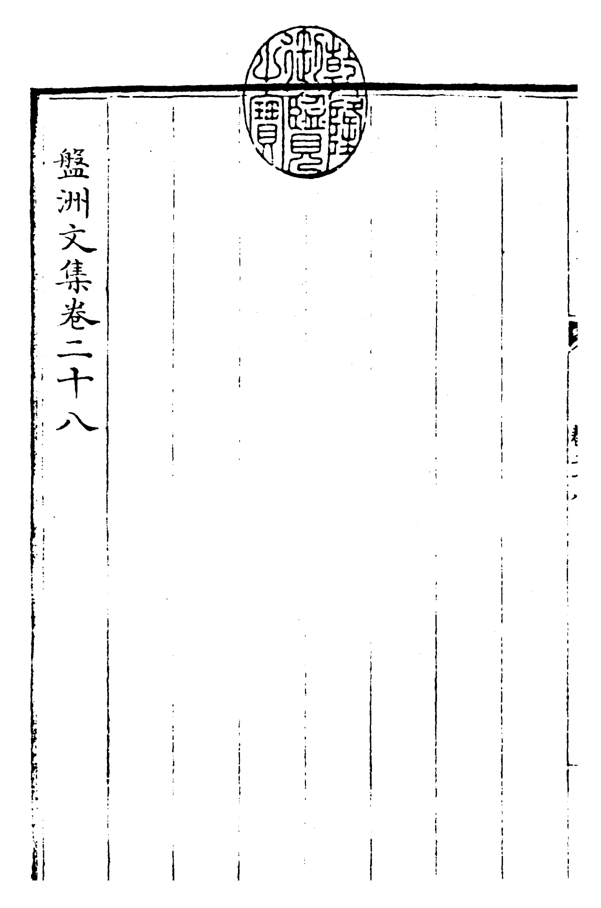
臣嘗讀書見三代之時廟堂之間君臣相與戒敕訓告罔不以遵祖訓監先憲為言考諸行事蓋實未嘗弗率前王之典則禹啟少康之法夏之子孫實守之成湯三宗文武成康之法商周子孫實守之故其享國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年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文宗宣宗皆嘗讀太宗政要而慕之故大和之政號為清明而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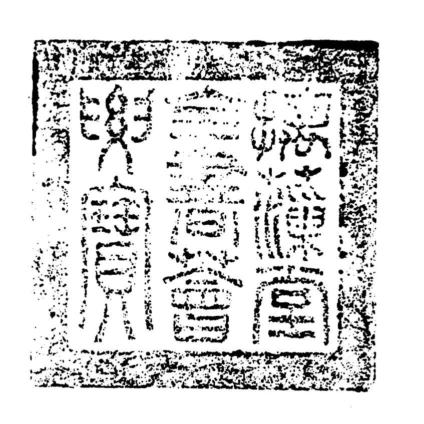
中有正觀之風是無他故焉能遵其祖之法而已恭惟
仁宗皇帝天縱聖德勵精為政登用真儒屏殛姦邪納
鯁直劭農桑賞信罰明宮室池臺無所興作所御帷帟
衾裯多以繒純為之其時徼塞鐻鍝之君梯山棧谷屈
膝陛庭闕舞干羽不覿介胄菽粟豐穰行旅徹糧叶氣
嘉祥徵為太平四十二年之治季仲三代視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開元皆不足稱繼以英宗皇帝遵業治道浸
以光大俗易風移黎民醇厚聖謨洋洋煥焉可述名山

所藏太史所掌山林汗青之所編緝灝灝噩噩抗衡典謨廹神宗皇帝踐阼之十五年詔儒臣林希孫寔録日歷時政紀起居注諸書自乾興盡治平法天聖故事裒稡事跡以類撰次越明年四月書成來上凡七十有六門成二十卷名之曰兩朝寶訓所載巖廊之上切摩治道商確墳索之精語戒謹威福之善制畏天事神之道勤政愛民之方恭儉仁孝之德規模制度之畧辨察正邪篤叙姻族與夫勸農興財治兵禦戎之術炳若日星

事簡而明有條不紊施之朝廷則可以正紀綱厚風俗施之閨門則可以正人倫興孝弟施之四海則可使懷仁慕義稽首稱藩信不易之宏規萬世之通典也臣竊惟五閏之際干戈日尋鑪視四海煽以虐焰斯民灼爛呼號籲辜我皇宋拱揖指麾為壺漿百姓請命于天丕降霖雨澡蕩滌清人用休息皇乾眷命 闕 于神孫規重矩疊開闢以來書傳所紀未之有也其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寶訓之作足以垂之不朽與天地並


臣才學淺昧不足以仰叙聖德之萬一謹戰汗再拜而
書之卷端臣謹序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

宋 洪适 撰

賦二 銘九 贊二

偈一 雜文六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實羣遊於深水闖雙目之如漆體潔白其無比絶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十百唯銖兩而已矣昔季鷹乘秋波之月明浮扁舟以半醉

簇銀絲於金盤曾不聞於用爾于陵當春瀨之濤澄垂長竿以香餌偉巨鬣以登來爾不聞於一至既不足以上嚴公之鈎又不足以遣張于之味唯醢䤈之是宜乃溉鬵之所棄我聞北溟之鯤其身大乎千里又聞東海之鯨吞長舟於寸晷彼何為而若斯爾何為而至是信天賦之差殊知人才之亦爾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為可惡閧類至之惡聲扇朋來

之弱羽方炎晝以翕集擁火輪而停馭汗浹體其漿流
邈清風之遐御就枕簟之氷霜庶少逃於烈暑汝於此
時迺縱黨類或撲面以緣鬚或循肱而集股扇屢拂以
復來睫欲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公之可遇此
庫狄伏連所以杖扣閤人使無得暫入於庭户者也又
若疥癘始生瘡痍見苦纔流潰以未乾正痏瘢之小愈
汝於此時羣來莫禦俱逐臭以尋腥爭穿裳而入袴吮
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互徒手倦於驅除終無由而

得去此三思所以拔三尺之利鋒髮衝冠而震怒者也彼令節與佳期正鼎來於親故窮水陸之珍奇列果有兮修脯染指方嘗張頤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午或沉溺於壺觴或循環於匕箸致嘉客之惡嫌委杯盤而不顧咸失色以輟飡豈玉山之可仆此武儒衡所以舉扇而力揮訶其來之何遽者也至於器皿薦牲瓶甖作酒倘防守之不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旨侶悉投隙以尋香竊羶芬而為蠹繞旋踵以踰時已孳生之

無數旣醜類之滿盈致所藏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齒而疾憎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致變亂黑白恣爲黠汙無畏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肆其疾妬排根燕公鐫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寘延齡於省部有如漢室之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子駒支所以辨晉國之責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實巨汝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爲營營欲何之以取嫉貽憎於率普我聞周公翊贊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烝黎於安堵

設官屬以成書無後王之儀矩射鳥張庭氏之弓除蟲
擊壺涿之鼓或掌覆夭或職熏蠱雖蛙黽之聒人亦灑
灰而不怨何于汝而獨遺豈眇末而不數寧分職之有
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必不汝貫嗚呼若鳳鳥之
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以不來亘千齡而莫睹惟
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聚信端士之間生嗟壬人之
塞路惟屈指于秋來鼓西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
飄零於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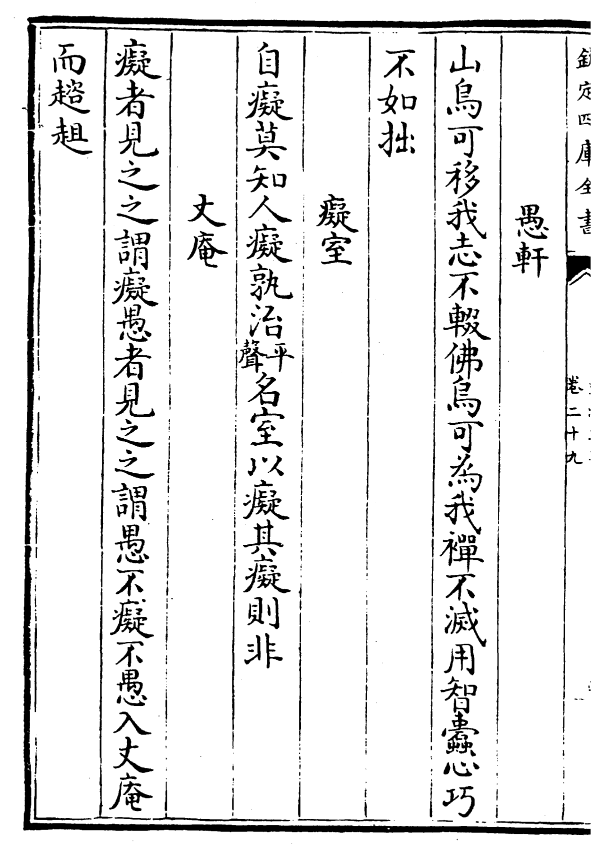
書架銘

朝而出賔家櫛退于室薄書桯不有緗帙孰起裴懷之疾

書板銘

孰圓非規孰方非矩木從繩匠可斧羌先生兮會稽楮嬪然來兮累三五孰能使之鵷其行而鴻布有典則兮我作古君子檢身兮視兹度

王君所居三銘



愚軒

山烏可移我志不斁佛烏可為我禪不滅用智盡心巧不如拙

癡室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平聲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丈庵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丈庵而趦趄

龍興寺鐘銘

大雲龍興古招提鐘壘弗考歲屢移雲門九世守日師縱臾檀越歡喜隨見氏範金侈弇宜六時警發聲法槌大地震動人天知劒輪息苦刀山隳功德無邊不思議紹興作年癸配支青牛御辰帝乘離顯允方叔護法時

徐彥立琴銘

嗌息者鹿鹿踵息者神之谷有人焉妙乎吐納而託諸可絃之木籟遠則韻沈流長則源深幽幽而愔愔是之

謂不窮之音

李宜仲見見堂銘

見乎小而不見乎大見乎外而不見乎内彼以為明我以為晦孰升此堂不求甚解

濬玉亭銘

郟石山在荆門之右百步泉發其麓南北異派相傳其南出玉其北出珠故李衛公詩云明璣難秘彩美玉詎潛珍介泉有茅亭風侵日漏胡牀不可設因為更張題

以新榜荆山葢結綠所産卞氏抱玉巖又在畺內則山之有玉較然著明矣崇寧年巨蚌夜遊於北泉光彩四燭獨南玉能潛珍不露也銘曰

玩西麓之甘泉滙津津之寒碧紛觸石以噴珠非纖微之點滴湛澄清而莫滓無黿魚與蝦蛭閟朝昏之罌缶神龍蟠而興澤行百里以成川畞一鍾而宜稷黍青嶂於中天以英瑤為山骨寧瞭然以求沽不願為環玦意抱璞而深潛懼獻者之遭刖彼卞子其太愚不如葵之

有智苟博識之背馳曷不懷寶而逝三自粥以見珍抑不償其滅趾信哉茲山之靈請埋光而鏟采長借潤於泉源惠我民於億載

寫真自贊

智不智愚不愚自見其臞而人見其腴外之臞人可以模中之腴果何如雖然闕而不失則非吾徒

龍興寺闕師為方廣州寫真求為之贊

魁然其容充然其中不形喜慍惟桐廬方公青油客散

牘去其按坐維摩床念珠一串以善鑄凶昔盜今農雖使千佛出世所以化人則同

報庵十六尊者偈

紹興丙子閏十月癸亥孤洪某等爲先公尚書作十六尊者相稽首說偈

我等痛貫心歸命諸尊者願以大利益作我罔極報

棄猫文

洪子適武林館黃氏逆旅屏燭未頃羣鼠縱橫𡋯聲萬

狀及旦乃止主人有猫而不能捕因為文以棄之天賦羣物兮介毛鱗翼異入所字養兮資其有益若馬可以馳驅若牛可以犂殖犬有弭盗之功鷄有鳴晨之德鴿之傳書鷹之摯擊凡若此者故所以居人居而食人食彼晃𤟹無所施其勞是以供人之烹炙惟玆猫焉捕鼠為職熱則肆乎清凉寒或登于寢席魚肉膏粱飫充其臆念此逆旅曷其多鼠乘夜伺昏羣遊類聚方切切以穿墉俄累累而循户騰踐裀褥反覆器具或齧我衣或食

我黍鬬暴喧呼縱橫黨與余欲捉而忌器余欲射而無
弩撫几之不能畏揮杖之不能去上聲將謂主人有闕某
氏之風故使惡物得以集其羣侶因熟寢以終宵恣微
蟲之旁午旦名主人歷諏其故主人告余有猫四五飼
養彌年孱不能捕余謂主人來吾語汝汝豈不見夫國
家之設官乎寵以高位畀以厚禄相圖治於朝端將折
衝於邊服外臺澄案於列城守令撫柔於氓俗負辭藻
者躋翰墨之選厲威槩者列彈劾之屬善心計則司貨

財冠柱後則尸刑獄凡厥庶僚各庀其局一有曠瘝旋踵屏逐人尚如然況於微畜胡爲汝猫乃蒙含宥彼既不能咋喉而使之跡絶又不能遊堂而使之安穴猶乞食以求餐敢張頤而伸舌非罷懦之弗堪殆尸素而饕餮令汝樚無全衣室無全器以穿屋爲常以盜肉爲易致陰類之公行宜汝猫之獲戾曷不投遠地而迎善捕者代之則將殺鼠如丘而庶幾安枕臥矣主人曰唯

竹奴文

洪子以畏日虐晝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蘄簟與箬枕將逭暑於須臾臥既久以不寐汗如漿而浹膚揮圓箑以腕脫脫咀堅氷而口呿榻枕簟之三子俄趨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走之鼻祖宅于渭墟有地千畝富埒侯祖釣月北海者徯英主而赴風雲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高蹈天衢逮後來之孫稚遂枝分而派居走家寒而族冷無紹介之吹噓顧以凉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遘夫臺與今君流汗四洽氣鬱不

舒走等烏敢緘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圖走族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形狀魁梧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名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謏洪子曰俞吾方思之已遣長鬚三子方退而竹氏至于洪子曰來竹氏汝以斧斤成質遇熱見須凭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德采蘋之職曷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以重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烔有清明之鑒而疏徹侯之爵毛頴以翰墨之勲而拔中書之除汝非有功

有德可與二君子為徒今黜汝之僭稱而謂汝以竹奴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作以觖望遂銜寃歸憾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抑何言與妄久懼駑下而負乘將乞骸以丐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迪陋以鐫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矢言以懷怨甘受屛棄之誅

戒蛇文

丁巳泰月夜未一鼓氷輪湛然遡青霄而上洪于步影

户外聞有物叢草間其聲漸逼少駐而視則蛇也余驚悸流汗趨避它徑蛇知人之既逺乃奮怒軒屈齧噬草木而去既歸因以誌之天産凶醜形軀不具蛇䶵其足虎削其羽天胡然哉抑亦有故倘虎能飛使蛇善步其害于人烏可縷數惟爾毒蛇屈脅曲脊邃澤重山種滋品聚裒毒伺人巧噬迅取薦食善良甘飫胷府螫手斷肱傷足去股茍或不然全體糜腐時及秋商其毒愈巨嚙草咀柯涎流沫吐觸死莖尚成疾痼門闔傾鄭臺遊

釁魯其見猶妖況或相遇不幸與逢必就死所吾雖昏暗罔思備豫月夕欣明披襟曳屨何期毒物潛窺暗覰包藏禍心乘我遵路褰鼻伸舌欲肆其怒天誘其衷吾覺而悟厥毒不行騰矯而去吾與汝蛇非有怨惡我不汝傷汝曷我妬惟汝凶孽不可開諭豈蜂蠆之能俘信豺狼之不如人聞汝名毛髮森舉汝之害物誠出天付吾今芟吾之庭謹吾之户不處暗室不近積莽與汝殊途不見恐怖我毋爾虞爾毋我懼汝毒雖多又奚所措

夫毛鱗害人侯鱷侯虎或遭斥於韓公或受誅於周處鳥有鴆毒海南所賦雖銜毒以闕自膏於斤斧豈造物之有私獨於蛇而容恕胡不聞叔敖殲汝而為一國相高帝斬汝而為萬乘帝知天道之疾惡欲世人之去汝吾以空拳不能汝禦後有挾刀樵青執柯老圃與汝相接謹無與忤彼肱一揮汝必僵仆汝能戒之人孰汝顧汝或不悛人必汝捕汝血霑襟汝身為脯嗚呼哀哉毋忽斯語

勸農文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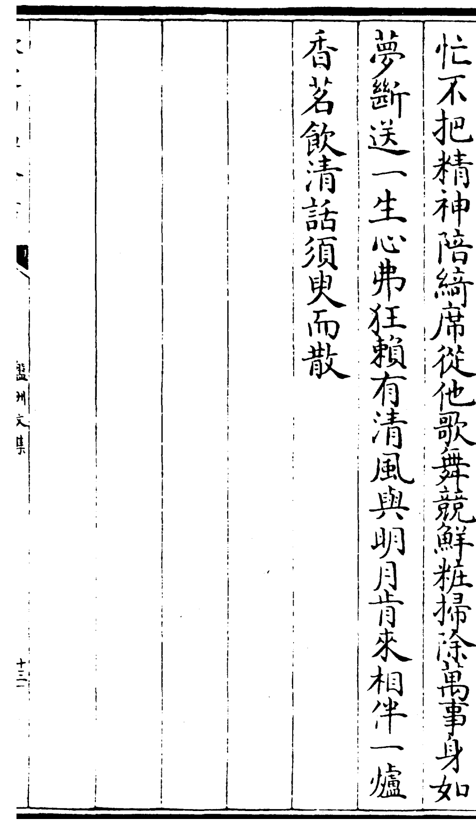
今天子受命中興視民如子欲使躋富庶之域郡守勸農於春郊遵宣詔旨惟我南海之民或以商販而廢農或以盜掠而廢農其從事田疇者又苟且鹵莽故耕耘不以時荒蕪不加闢繼自今其子嚴父詔弟奉兄約各厘身力田以安西成之獲使風移强悍賣刀劒服畎畒則嶺表務本之俗與內郡齒不亦休哉

古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豈有提封千里而可以滅裂

穡事也嶺表之人厥性媮墮而南海務末者尤衆故盈珹
負郭闕　　皆仰食旁郡烏可恃以為常耶每歲仲春郡
守奉行闕　　令出郊勸㽙延接父老犒以酒肉葢欲丕
變浮食興起農功以稱天子道民之意其更相告語勤四
體以盡地力易荒瘠為膏沃則千箱之穫可以望也

記夢

丁酉七月二十四夜夢至一蕭寺羽人環坐其一高吟
云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


予應聲荅以一篇云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鮮粧掃除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香茗飲清話須臾而散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